

◆ 逝者追忆

忆王习东教授

罗元生

三年前的8月6号傍晚，我正在小区散步，突然接到远在宿松老家同学的电话，他近似哭着告诉我一个异常震惊的消息：王习东教授去世了，就是今天下午。他说是正在北大上学的女儿刚刚告诉他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王教授才61岁啊。很快，这个不幸的消息得到证实，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出讣告，王教授的家乡宿松县政府网站也转发了讣告。

2022年8月9号这天，清晨下着小雨，天阴沉沉的，我很早就起了床。我通知从上海过来的侄女婿黄晓东，让他代表他的爱人和哥哥，赶到八宝山公墓，陪同我一起参加王习东教授的遗体告别式。我之所以让晓东过来，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侄儿、侄女一时赶不过来，另一方面他也是上海某高校的老师，让他体会和感悟一下同样是大学教授王习东老师的人格魅力与人生价值。我认为，告别式也是人生课堂，能折射出逝者的人性光辉与人格魅力。后来，晓东告诉我，王习东教授不仅仅是位学者，更是一位仁者；不仅仅是位教育家、科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还说，除了国内外来悼念的人员之多不说，单从几个代表、亲朋的发言中，就可以感悟到一位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大写人生和铁骨柔情。

我是学文史的，对理工科一窍不通，对王教授的研究领域乃至他取得的成就也不知晓。那天，我在

现场拿了一份王教授的简历及讣告，讣告上说：“王习东教授面向国家重大需要展开科研攻关，长期致力于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作，为服务国家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我又看了一下他的简历，了解他的科研情况：主要从事冶金与材料物理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承担或完成了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课题、国家“863”课题、国家“973”课题、国家攻关课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与面上课题在内的国家与省部级课题10余项，通过鉴定6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80余项；获得国家与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8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看到这里，我心里更是震惊与悲恸，王教授的陡然离去，无疑是北大的重大损失，是国家的重大损失，更是广大学生的重大损失啊。

衡量一位教育家的价值，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2020年的中秋节前两天，我与王习东教授有个小范围的集会，地点是在北京东城区的一家安徽小饭店，5个人，是我邀请的几位与卫生健康管理方面相关的安庆老乡。活动是我按照王教授的要求策划的，他的一个学生博士毕业，想咨询和调研卫生健康部门目前的基本情况。就餐过程中，大家就王教授提出的学生教育经历、研究方向和个人想法等，作出了一些分析。因为这个学生热爱高校工作，

科研能力也不错，大家还是建议她最好到高校去工作。这个意见一下子引发了王教授的兴趣，他结合自己几十年的高校教学经历，谈及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从事教育工作，摆在第一位的是要有爱心；教学工作并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干，就当大夫一样，要爱自己的国家，珍惜自己的职业，爱自己的每一名学生，这个爱要发自内心深处；教学，也不是简单地传授给学生一些书本知识，而是要讲思路、方法和应用转化；如果没有创新的思维，不认真研究心理学和教育学，就很难令学生们喜爱……一席话，令我们钦佩不已，怪不得他能从华东冶金学院，调入北京科技大学，接着又进入北京大学。后来，我了解到，王教授先后主讲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等16门。2003年晋升教授，同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200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这样优秀的成绩背后，离不开王教授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

王教授深受学生的爱戴。2021年春天，由于疫情的影响，有的学生的身心出现了一些问题，精力不集中，有的还出现失眠、忧郁等情况，特别是一些面临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我认识王教授的一名女博士生，平时多有些交流、沟通。一



波光 周文静 摄

天中午，王教授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声音很急促。这位博士黑白颠倒，晚上睡不着，白天不起床，做实验时无精打采。很快就要论文答辩，而她现在论文还没有完成，这种状态，真是令人担心。他让我尽快与学生沟通一下，让她调整生活方式，或去医院找个可靠的中医专家看看，用中药调理一下。我完全同意他的建议，与这个学生沟通得很好。不久，经过王教授的精心指导，学生的论文进展很顺利。通过这件事，我对王教授肃然起敬，他对自己的女儿不也就这样吗？这或许就是王教授的人格魅力，是他多次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的最直接原因。

王习东教授离开快三年了，他的精神与风骨、思想与情操、格局与情怀和他的教育理念、人格魅力，是留给我们的富贵财富。他活在我们心中！

小朋友出国前两天才开始收拾东西，还要求我坐在客厅里监工，说她一个人收拾没动力。我暗笑，四年前她上大学，我要帮她收拾东西，她不让，我坐在旁边看她收拾，她也不高兴，觉得我在监视她，是不信任她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我坐在客厅，看她像老鼠样从卧室跑到书房，一趟趟搬运东西。此前，她天天收快递，买双肩背包、收纳包、压缩袋，我给她我的一件鹅绒服，她不太想要，说那个城市多雨多风，以冲锋衣为主。我又见缝插针地给她推荐这条裙子、那条裤子，有的被采纳，有的被拒了。

我很想建议她把那个蚕丝被带上，可又怕她生气，因为她刚上大一大一那一年开学，我给她网购了个床垫寄到学校，她好容易从快递站搬到宿舍，收到学校军训不许铺床垫的通知，她又把这个巨大又沉重的床垫搬出去，像小蚂蚁搬了个大米粒，气急败坏地折腾了一个来

◆ 儿女情长

我还能给你点啥

肖遥

回，心理多了一层阴影。

这次我又想怂恿她带被子，又怕酿成床垫事件，她看出我的纠结，说你是不是羡慕我同桌她爸爸在她上大学的时候，坐火车千里送被子的自我感动？我看出她其实是用毒舌给自己找台阶，我说倒也不是，主要是咱这蚕丝被又轻又软又暖和真的很好，说完觉得自己像个搞推销的，简直是锲而不舍金石为开，她装作勉为其难：“好吧，那我收拾完了，看有没有地方。”我如蒙大赦，赶紧撺掇：为啥古代人出远门——赶考的、做生意的——都会背个被子，因为被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屋子，不管人多困、多累、多害怕、多难过，被子一裹，啥都忘了，不管在外面怎样当牛马装孙子，盖上被子那一刻，就又像个被爱护被拥抱的人了。

小朋友前脚一出发，我后脚就去妈妈家。一夏天都没怎么来看爸

爸妈妈，从进门起，我妈就在琢磨着给我些啥——在老刘那里拿了些茄子，一会儿给你带上，咱的菜园子罢园了，也没啥菜了，要么给你割些韭菜，我说：“再别给我韭菜了，上次的韭菜黄叶子多，吃菜一分钟，摘菜几小时……”我妈没吭声，回去以后我发现包里塞了一大包韭菜，是摘过的。下午热浪滚滚，隔着玻璃开着空调，觉得外面像着了火一样，看到我妈在菜园子里转，眼神扫描着略见荒芜的菜畦，她转悠了几圈，摘下一颗大辣子，这颗大辣子后来也出现在我包里。原来她找来找去就是在找还能给我搜罗点啥。

午睡起来，我妈守在门口，说，饺子给你也拿上吧？中午的排骨也给你拿上吧？我说我还不走呢，这么热的天，我下午凉些再走。听说我不着急走，我妈露出了一点释然，但又有些茫然：“那你

走的话，我现在就不给你装了，可是如果现在不给你装上，我一会儿忘了咋办？”这个表情很可爱，我就喜欢恶作剧地逗她露出这个表情。比如说“我现在就走，你不要收拾了”，她顿时手忙脚乱，抱怨我爸不让早早收拾，在她抱怨的时候，我又说“不急不急，我下午再走”，看她露出释然的表情。

她在地里寻寻觅觅找东西，给我车上偷偷摸摸装东西的表情似曾相识，让我想起自己翻箱倒柜给小朋友找东西，蠢蠢欲动地给她塞东西的样子。想起小时候，总是要我啥，我妈不好好给我，却用延迟满足来教育我先苦后甜，现在，我也习惯性否定她的抉择反对她的决策，故意跟她作对，让她知道，现在她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一代代母女就用这些小小的权力争斗来释放对彼此的，说不出口的依赖和眷恋。

